

## 粒子诗抄(第一辑)

李华钟<sup>1</sup> 冼鼎昌<sup>2</sup> 编

(1 广州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 广州 510275)

(2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北京 100080)

## 前言

李华钟

《物理》主编阎守胜教授嘱在《物理》开一不定期栏目,刊登国内物理学者的诗作。我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二十余年中曾与粒子理论学界,颇有旧体诗交流,时有唱酬。曾经在1979,1982,1984年三次编印成册,题为“粒子诗抄”。当时只是油印本,只供粒子理论界学人交流,这小册子共收集有旧体诗一百余首,内容一部分是70年代、80年代粒子理论历次会议上抒怀议事,交流戏谑之作,包括了1975年在广州召开文革后第一次北京广州两地粒子理论工作者的讨论会;1977年在黄山召开的全国粒子理论讨论会;1978年在庐山召开的全国粒子理论讨论会;1979年在安徽合肥召开的全国粒子理论组扩大会议(为筹备国际会议的学术预备会议);1980年在广州从化召开的国际粒子理论物理讨论会;1982年在桂林召开的粒子理论中的哲学问题研讨会。这些会议是中国科学院基本粒子理论组组织主持的。在中国科学院二局领导下,朱洪元先生是当时粒子理论组负责人,我和冼鼎昌、何祚庥、戴元本等同志一直参与各次会议的筹备组织工作。在学术工作之余发现我们对旧体诗均有兴趣,于是从1975年起各次会议均有诗,而1974年以前北京诸位原来亦有不少作品。除上述会议之外,在1978年广州规范专题讨论会、1982年杭州全国粒子理论会议与1983年武昌夸克物质讨论会上都有诗作。写点旧体诗,抒发情怀,成为当年粒子理论会议的传统特色。80年代中期,粒子理论学者很多人出国访问,传统会议少了,写诗懒了,但在学者个人往还还是不时有唱和赠酬的。这一期内容选自当年作品的一部分,可以从中领会到二十年前粒子理论界的学者们思想情怀的一个侧面。那时代的感情怀抱,恐难为今时的青中年学者所能理解。

我想借此机会感谢许多惠赐佳作的同行们,并向有些作者道歉,因为选取篇幅有限,有许多作品未能刊出。此外,彭桓武先生有许多诗词作品,其中部分已刊出于“中国院士”中自述文章,特此向读者推荐。

为体现当年背景,将历次编集前言摘要刊出如后。1988年本拟作第四次增补编集,未成。曾请冼鼎昌院士参与编辑并写一序言,现也刊出。由于鼎昌兄的参与,他提供了1974年以前粒子物理界在北京地区活动和诗作,这是十分宝贵的。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本集中的“背景说明”提供了我们所知的我国粒子理论一些历史情况,它可以帮助读者了解粒子理论两代人的时代背景。

## 《粒子诗抄》序

冼鼎昌

粒子物理的一些理论研究,往往被人看成很抽象、很奥秘的东西,其研究者,似乎是些整日醉心于诸如 $1+1=?$ 的问题、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很难想象他们会与文艺有什么瓜葛。其实这是一个不幸的误解,这个集子所收集的诗词便是证明。不过粒子理论学界有这么多的诗词爱好者,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包括这些物理学家他们自己。这原因也很简单:在运动不断的年代,由于易于穿凿附会,旧体诗词往往是出麻烦的根源,写的人也就少了,即使有人写了,也不会轻易示人的,等到文化

大革命一来,索性付之一炬,免得惹祸。一直到文革后期,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政治局面生动了,学术交流多了,科学家的思想活跃了,随着科学研究和交流的开展,诗兴也大为增长。在每次学术会议上,均有抒情写意、酬答唱和、褒贬时尚、批评勸勉之作。不久,便有热心人——中山大学的李华钟教授加以收集编辑,油印的集子也就开始流传。

1980年1月在广州从化开了一个理论物理国际研讨会,这是第一个有来自世界上五大洲最杰出的华裔物理学家参加的盛会。会上钱三强先生<sup>1)</sup>倡导了一次诗会,应者踊跃,不少海内外学者,投诗唱和,极一时之盛。没想到粒子物理学中诗词爱好者之多,竟是海内外如一的了。

我们编辑这本《粒子诗抄》,毫无任何‘文以载道’或‘以诗言志’的动机,只是想作为文化的统一性告诉世人,物理学与文艺并不一定是那么参商的。另外,通过这些诗词,配以必要的背景说明与注释,也可以追踪到几十年来我国粒子物理学的发展以及时局的变易。虽然非专业文艺工作者写的旧体诗难免时有失粘脱韵之处,但作为科学家应用这种文学体裁来反映物理学在新中国的进程以及他们的内心世界,读起来倒是饶有兴味的。

这个集子的注释有的是作者自注,有的是由李华钟和我做的。背景说明是我们两人各自写各人熟悉的部分,难免有囿于个人经历的缺点,读者的批评、订正与补充意见如能赐告,将十分感激。

1988年6月

编者

一九七九年三月

## 一九七九年编集前言摘录

这本小册子收集了我国高能理论物理学界,从事基本粒子理论研究工作的一部分同志近年所写的一些诗词。这些诗少数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前所作,多数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新作,从时间上和题材上来看,这些作品体现了打倒四人帮获得第二次解放,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的理论物理学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其中有一部分虽属于酬赠戏谑性质,似无甚社会政治意义,但是它们也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面。作者和编者都是自然科学工作者,不是文学艺术家,在艺术上的评价如何,原非所计,也不是我们自己评价的事。这本册子只供同行内部交流,并不供出版发表。所以无论是思想性、艺术性来说都谈不上定出一个标准,这只不过是业余爱好者的茶余饭后遣兴之作,如此而已。

收集的各篇大体上按时间次序排列,但也不是十分严格的,有个别的情形把属于同一作者的放在一起,或者题材相近放在一起。钱三强同志一首取自《中国青年报》1979年2月1日,由于它正好说出了这本小册子的编辑意向,所以放在卷首。高能理论物理或理论物理学界的前辈们同事们必尚有许多佳作未为所知,未及收集的,希望这册子起抛砖引玉的作用,如蒙掷寄,十分欢迎。

## 一九八二年增补编印前言摘录

这本《粒子诗抄》是一九七九年三月第一次编集的,那时只复印了十几册在同行作者中间流传。一九八〇年一月在广州从化举行的粒子理论物理国际讨论会上,又广为传阅,这次学术会议有来自世界五大洲的五十余位华裔粒子理论物理学家参加,会上钱公三强令编者组织一次诗会,于是本书的编者同冼鼎昌同志奉命开场,而应者踊跃,不少海外学者,投诗唱和,极一时之盛。最近,友人间谈及科学界的文艺兴趣,华罗庚、苏步青等老辈学者所写旧体诗早为人所称颂,但是粒子理论物理学界这个小小的圈子里却有这么多的诗词爱好者,则鲜为人知,或许编印出来,可供茶余饭后,遣谈之兴,加以海外同行时有催询,于是匆匆把它们再整理一下。现在收入的诗篇,除粒子会议上的作品列为一部分之外,还增补了一些最近两年来同行学者纷纷出国,未能全面收集,所以新章不多,实未能满意。至于诗篇内容,正如编者在第一次编集所写的前言中所说,酬酢戏谑,抒情写意,各色均有,而至于艺术技巧则非所计。如果仔细读一下,当可发现有不少佳品,未必不可以与专修文学者的作品水准相比。

1982年5月

1) 钱三强(1913—1992),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实验核物理学家,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法国居里实验室工作时以发现铀三部分裂著名于世。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国务院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是中国原子弹工程的组织者领导者之一。

## 一九八四年增订前言摘录

《粒子诗抄》自1979年第一次编集印刊,1982年增订第二次印刊,在粒子理论物理界中颇为流传。这次是再增订第三次印刊,值得指出的是这次增订的诗作中有好些作者是首次将作品公开的。在粒子理论这一小领域中原来竟有那么多的旧体诗词爱好者,真是既令人兴奋又令人惊奇。一九八三年在武汉华中师范学院举办的“夸克物质讨论会”也有不少诗作,由刘连寿教授收集刊于华中师范学院院报(1983),也收集于此。

### 春 潮

钱三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对青年同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适应这一历史性的大转变的新形势,鼓励青年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学习和多做贡献,《中国青年报》让我发表点感想,现写了以下几句话以共勉。

生逢时世畅心怀,海阔天高尽舒才。  
长途故自多险隘,贵有遥力闯关开。  
遍是春潮催号鼓,猛攻“四化”站头排。  
喜看后生成虎将,神州锦绣放异彩。

1979年1月22日

注:原载中国青年报1979年2月10日。

## 在黄山庆祝“十一大”召开

何祚庥

### (一)

场粒多变幻,寻胜到黄山。  
灵泉出松影,怪石耸云端。  
济辈齐争鸣,群星竞灿烂。  
纷纷说强子,复合并规范。  
层子出新族,色香是纷乱。  
后贤胜先辈,顶峰共盘桓。  
欣闻十一大,清除四凶顽。  
领导有后继,马列代代传。  
有幸与盛世,登攀敢畏难。

### (二)

电波越太空,喜讯遍黄山。  
松石云中跃,“粒子”奔腾欢。  
理论大跃进,捷报要频传,  
五十正年少,相从攀莲花<sup>①</sup>。

1977年

注:①汤拒非赠何诗有句:“五十正是好年华”、“指点群峰有莲花”。莲花峰,黄山主峰;

何祚庥,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又是哲学家。

## 黄山会议期中侯迎“十一大”

李华钟

十月惊雷新天地,又逢十月创新时。  
山居新传新佳讯,好研新墨写新诗。

1977年10月

[注]:1977年全国粒子理论座谈会在黄山召开,会议期间,传来党的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消息,云有极重要决定公布,会议为此作庆祝准备,侯迎十一大公报。为此涂诗一首,用六个“新”字,十一大会议宣告结束“四人帮”的统治,粉碎“四人帮”集团。

[背景说明]:

1979年1月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告把全国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从此打开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纪元。

这本诗抄也就以这伟大转变作开始,上溯至文革前的一些重要事件,下达于八十年代我国粒子理论研究的历史高潮。

## “帮”风数韵

李华钟

业专皆成白,吹得自会红。  
草包当主笔,白卷称英雄。  
作假方成事,求实受围攻。  
持正需挨棍,欺夸算有功。  
直言防扣帽,迎合可登龙。  
老实亏先吃,圆滑始能通。  
凡事需作懵,随流助起哄。  
风吹墙头草,最羨不倒翁。

注:友人问事,作书答之:“某也不才,白专之帽未摘,修苗之号不除,迭抗破基础之风,遂成右倾复辟之头目,顽守求学问之道,乃是资知分子之典型。傲桀不驯,难邀‘帮兄’之宠信,抓辫挨棒,多蒙‘道友’之关怀,行僻性乖,未能随风而起”

舞未谙精微窍诀，无法左右逢源，树立标兵，当然无份，遴选先进，岂敢妄求，十年靠边，逍遥惯矣，画虫度日，亦颇宜闲。……”

1977年10月

## 纪游 洗鼎昌

漫步沿山春树凉，玉兰花放苑藤黄。  
路回香雪寻碑字，岭尽阊风看夕阳。  
亭上沧桑谈“老佛”，水边倏忽感时光。  
同游十二最年少，便数朱郎与伍郎。

1973年3月

注：洗鼎昌，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八十年代以前从事粒子理论研究，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从事同步辐射实验研究，主持建立中国第一个同步辐射实验室。

[路回句]路边有碑，苔藓斑驳，久辨之，方知碑文是“香雪”二字。

[岭尽句]岭头有阊风亭，到此处太阳落山，众人于此憩息甚久。

[老佛句]北大高崇寿谈校“文革领袖”聂元梓(绰号老佛爷)之盛衰史甚详。按，高崇寿是理论物理学家，北京大学教授。

[水边句]：自阊风亭下，有水池台榭等建筑，于此又休息良久，回忆1966年文革开始至今，时光流逝，业务荒疏，不胜感慨。

[朱郎与伍郎]朱郎：朱重远，现为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伍郎：伍经元，现在美国费米实验室任职，时年均三十岁。

[背景说明]：

文革后期“四人帮”尚未倒台，1973年周恩来总理一再提出要重视基础科学的研究。张文裕、朱洪元等十八位物理学家联名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建议建造中国自己的高能加速器、成立研究粒子物理的实验基地。本来此事在1965年我国退出莫斯科核子联合所之后便有所议论：当初中国负担在前苏联的联合所经费的五分之一，现在不负担了，几年下来，省下的钱足够自己建造一台加速器和相应的设施，以

成立自己的实验基地。不过此议被随后不久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打断。周总理接信后，在上面批了“看来此事不应再延迟了”的批语。其结果，便是在1973年3月，在香山召开了三个星期的会，讨论在国内建造高能加速器的必要性，最后要求拿出具体的方案上报。参加的科学家除了来自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之外，还有来自京内其他高等院校的。

这是经过七年的动乱后和粒子物理有关的科学家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学术聚会，大家都很兴奋。在会议上，对于应当建造什么样的加速器，从一开始便有分歧，分成质子派和电子派。在会上质子派是多数派，大概是因为我们的加速器专家在苏联学的是质子加速器，而粒子物理学家又多年脱离科学研究，对这些年来这门科学的发展和动向缺乏掌握之故。总之，香山会议的结果是建议建造一台高能质子加速器，汇报上去，不久政治气候又有变化，1975年“四人帮”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林批孔”等运动，这项建议也就不了了之。

香山会议期间，伍经元博士从加拿大回国定居，刚下飞机便被接到香山饭店住下与会。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师从李政道教授，当时三十岁，和朱重远同庚，是与会人员中最年青的两位。在“文革”后期有些海外学子回国定居，来到高能物理研究所的连伍经元在内，先后便有三位，不过后来又都陆续出国走了。住在香山饭店，一早一晚与会者都在山上散步，特别是晚饭后，往往成群结队，一面走，一面交流各人所在单位状况，谈说之余不免感叹这些年来所失掉的时光，这些都写在《纪游》一诗中了。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文革”搞的时间越长，大家对它就越是越有看法，对当道的“四人帮”一伙的所作所为就越憎恶，甚至素昧平生、萍水相逢的人遇到一起，一两句话便能够微妙而又清楚地把各人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如同下面选收的黄山诗所说的“解语何须话短长”那样，反映了当时一些粒子物理理论工作者的情怀。这实在是当时政治局面下很奇妙的一种现象。

(未完待续)